宋史

百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宋史三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附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郴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爲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爲君累恪曰吾爲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求夕若有告者旦而

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萃逋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悔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牂牁内附召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裹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備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它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歷五年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

勢方惡舡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奬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宫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京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

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

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祕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㮚門下侍郎恪計不

用從帝廵城爲都人邀擊策馬得脫遂匿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内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罷㮚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入將不得還既而還宫恪迎拜道左請入覲㮚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

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弈弈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宣簡邦彥起復與王黼不恊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

宰相徽宗内禪命爲龍德宫使外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
日偪抗疏丐宫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彦堅
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彦
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爲社稷之
賊請斥之邦彦退朝群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彦疾驅得
免遁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宫使不旬日吴敏爲
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
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宫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
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
府若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因附著於

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攄曲為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攄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為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為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

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慝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赦恩還鄉里卒子曰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講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

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為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請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棊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為笑云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内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

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户部尚書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彦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駁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廵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宫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宫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

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黨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宫祠乃提舉洞霄宫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御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秘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迹盜盜脫去民有

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即出民抵吏罪有徐褈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褈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褈圖繪阬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阬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褈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褈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褈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

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
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
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
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
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
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
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
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
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

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
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
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籙宮使
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
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
察郭藥師叛命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
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
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内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
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
九安中為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

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爲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閱月獄再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兵部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請更名密爲左司諫石公弼所劾

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久之起知鄆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縣即位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為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為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

令阻絶野棄城去軍校杜彦等乗間作亂追野以歸彦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為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劒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閒學兼茂科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㣲行乗小轎子數内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閒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䟽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乗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

以爲常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其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華宂負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蠭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

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玆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

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下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
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
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
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
守殿中侍御史除左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
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澥出使粘罕軍康王開元帥
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
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
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仍舊職

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耿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歷提舉兩浙常平從河北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爲户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爲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内禪得疾出臥福寧殿宰相百官班俟日暮不敢退李邦彦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吴敏至殿中侍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禮重

之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幵堅欲割地康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即令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惟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仲偕金使王汭往衛州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獨趣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

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南仲為人因其請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御史中丞張澂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盡不恤國事用此報讎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寓歷

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充編修官國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兆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世朋黨相确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

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猶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
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撓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
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
比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傲功挑患汴洛既
震則恇縮無策苟生匄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
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
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劘上面誚大臣坐斥不變
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列傳卷第一百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宋史三百五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何㮚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齡 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卣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祕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

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㮚與蘇
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
黼姦邪專横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允豫未決㮚繼上
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㮚亦以徽猷閣待制
知泰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閲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
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斡离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
鎭綏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
從其請㮚曰三鎭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
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宰相主割議㮚論辨
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

毋意哉帝頗悟臬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
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
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
何亟檄止之臬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
兵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而拜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臬建議請
以爲元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
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
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臬李若水
毋得預議既陷朔庭臬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

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訃聞
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
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祕書省
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尚書傅爲
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更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祕書少
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
然煩費傅言索民力以妨農功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
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傅
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

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熈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

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

與何㮚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傅曰自古未聞以此

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

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

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

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効京

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㮚數趣之徙期

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

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

河塡尸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

城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傅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

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

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黼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勳績請除宗室及

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涕歎息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肅

張叔夜字嵇仲侍中耆孫也少喜言兵以蔭爲蘭州録事參軍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氷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既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

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
諫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
蘭無羌患知襄城陳留縣蔣之奇薦之易禮賓副使通事
舍人知安肅軍言者謂太優還故官獻所爲文知舒海泰
三州大觀中爲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復獻文召試制誥
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宴射首中的遼人歎詫
求觀所引弓以無故事拒不與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
範爲五篇上之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擿司存微
過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
中時吏情不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預列銜使書名而

徐塡其事謂之空黄叔夜極陳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爲
京所急以徽猷閣待制冊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
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閒者覘所向賊徑趨
海瀕刼鉅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
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
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
士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曰若
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日吾事濟
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小懈叔夜會飲
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

夜發卒五千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
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歸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
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
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
尉氏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
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
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閏月帝登城
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 拜舞城下帝益喜進資政殿
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

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襃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聶昌字貢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爲相州教

授用蔡攸薦召除秘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使還爲太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爲戶部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爲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譖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爲可助巳自散地授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爲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檛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

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李聽命王
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怙
亂晝爲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輙自縛黨中三兩輩聲
言擒盜持仗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莫居昌
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
嗜以懈其謀是正所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
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
密院入謝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
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
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

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黏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徹繖令用牓子贄名引見昌不可爭辨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臠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資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愍

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人踈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㮚孫傅聶昌皆踈俊之士而器質寙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冊詰金營㮚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傅匿太子之謀甚踈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

貟外郎資閣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感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遒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紬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

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吕温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温卿謾不肯置對近言温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爲夏人請命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戍北道伐其謀

邊人呂懺兒入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略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與之鬬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興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三千給牧尹近悉斂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彦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府司户參軍留守文彦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彦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還冠氏令河決府西橡夜下調夫急僅方閲保甲盡籍即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冠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詰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侐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户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閒田爲官莊是

歳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寧高永年戰没熈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羌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攺知慶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内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戸部侍郎攺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禄大夫謚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官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砦皆

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為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為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即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為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西轉運副使召為左司

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請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合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祕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

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

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貳邊隙寖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熈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

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一二且
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
夔州進祕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
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
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官進至將作監
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墍丹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
役即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患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倍
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
盗皆漁者窟宂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

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戸部至尚書嘗以摇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禄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

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彊很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既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紿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

發摘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
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
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
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
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
帥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録功轉大中大夫不
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
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請訴理
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

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而輟行此
漢儒陋説爾願亟正之加秘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
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歴
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
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秘書
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
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秘書監進給事
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
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
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

人一世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捄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刋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

使非其好也益閉戸讀書歐陽脩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禄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請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删定三司令式於是諷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厠見之不屑也甞從後執其襟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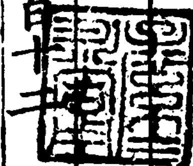
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寢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

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葢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揺之卣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卣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隷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閒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覃觀二張之理郡鄭僅

之守藩守文父子之便邊䍧葦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卣之議稅榷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抗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搢紳所不齒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宋史三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沈銖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黄寔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彦　霍端友　俞㮚　蔡嶷

沈銖字子平眞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

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歛詔具實狀不能對罰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愼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

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鞫陳世儒獄逮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還右司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

荊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横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

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
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南京留守又坐
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
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
受其虐掊克聚歛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
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
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黄履薦
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
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

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中前說愈力文璀條別利害嚴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實訓文璀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詒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璀本末命出籍迺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

卒子既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
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
人犯汝州既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
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
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既不
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
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
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
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

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嬿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緼頫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乖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過緼合樂燕欵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

慶宮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緼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黄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謁章惇屬蔡確徙寔提點開封府鎮還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

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為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勸惰之法皆祐

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熈河弓箭士從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熈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後借粮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熈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從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厭己請解官持

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冢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謚曰文禧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軍從求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剏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

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二十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昇令盡泄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旣請温之船官自隸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筴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爲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

河間眞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援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鎭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囊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内丘咸陽大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令州縣吏茍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

望深察其遠矣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説增籍二萬巳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覲不相能用胥吏徼過罷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

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
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
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
成分録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黟縣入
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翊善權中書
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
改潁昌又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
福宮卒贈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録天子學至爲正爲
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著三十年一時人士

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彊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

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爲使從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夫諜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遠所長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斃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貸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愞遂底于亡東都諸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

邦之所繫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凞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

黜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很愎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縟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

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為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為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沖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潁昌判官入為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

遼還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徙戶部爲開封尹畀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吏憚於移問往往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

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絶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内
輕外可令内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
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即請補
郡涖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
立聲威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
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
水患遂去内侍石壽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
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
宣奉大夫

俞㮚字祗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為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場㮚駁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竟出為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尔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

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㮚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炳為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為腹心厭其意徙㮚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論衙前事謫言者謂㮚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蔡嶷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

兩下求言之詔兾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揺國是不以為憚顧逆處其末至而絶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頌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

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頗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悈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巧言惑衆造為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讎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還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嘗安

民與之書激使爲善疑弟萊剽其槀示疑即論之以
搖商英疑遷翰林學士坐安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
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奏辦下詔褒奬
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
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疑
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扶私事以脅
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
而蔑監司召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
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
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

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入得犒絹
疑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衆疑夜飲客
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疑知事勢洶洶踰垣走
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躐取華要
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
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
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
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
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㮚焉

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齒疑⿰齒疑祖洽俞奧蔡嶷憸邪小人縣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憯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宋史三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弟奕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

閑法令嵗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吕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并及文彦愽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吕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徳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彦愽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彦愽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

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無别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汙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

益扇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禄而不加勸僇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眞僞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必以其方則莫若廣

詳延之路厲廉恥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楊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弟轍

發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諭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静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

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黄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誹謗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盖事理當然尔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歛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

行寢罷明帝尚察慶與慘獄章帝改之以寛厚天下
悦服未有以爲誇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即位
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
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
大夫有以爲誇毁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
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揺朝廷意極不善輙復奏
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吕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
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誇毁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深悔巳行之事但未暇改尓元祐改更盖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須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汚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瑶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録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

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熈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寳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

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
之敝未見其爲得也自熈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
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
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
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
利而爲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爲常平糴糶之法又
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吏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
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
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
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閔鄙耄之不進不思才者

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爲慘核郡縣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爲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爲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

李祐寫

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
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
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
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
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爲
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
朝廷用趙卨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上
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
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
且畏無怨望經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

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熈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熈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秖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右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

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尒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

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己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為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

越州徽宗立入爲秘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録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
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
非懷邪陛下既招其来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
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凞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
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恊以龍圖閣
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
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宫久之
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潞州司理

參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
黄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汙
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爲太府丞提舉秦鳳常平
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
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
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
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
大防惇既相擢爲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
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宋史三百五十五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娶蓋民誣漸非蓋氏子以覬其貲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為相特贈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即往從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遷博士紹聖初為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

王巖叟追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燾爲制詞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燾封還命書云燾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爲范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爲給事中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

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尒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辨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

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擊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既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末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既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

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技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從

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
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
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
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
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
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宫居于洛未幾知
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
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
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
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

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
功名富貴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
搢紳禍云

論曰貫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
斥蘇軾蘇轍太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
與黃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祐
諸臣甚至瑶華之冤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
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
足以捄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

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吕大防蘇轍以之再黜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縱横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吕惠卿又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擠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汙迹擢第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況無可述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

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

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

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

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儐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

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

立使者禮乎儐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

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

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尓既就吏

兄子云叔欲紿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濤謀殺兄没曰濤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為獄民無所措手足矣州用其言讞上濤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釃汴流漲潦以溉西部瘠土皆為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為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没亦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為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為屬

權戶部判官覓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薪
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舉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
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
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
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菓
實大傷國體安石偽辨自解至譏神宗為叢脞不知
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并臣孰
為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
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為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令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

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隷三司嘉問恃勢陵
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懐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
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
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
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
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
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
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
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

李才寫

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閭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閒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

貧苦惡上下相蒙戲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
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
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
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
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
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褰序辰其
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
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
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
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徤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攜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齔尚何爭命歸兒族熈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

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
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
復以前議為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
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秘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
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
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歷知永
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初哲
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禮官爭
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
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為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諝

諝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償逋負諝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諝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歛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来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役除秘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邉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令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諝隳事

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
復河湟譓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譓守虢坐
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
價踊貴譓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譓移府
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譓怒上章言
處仁沮格詔令陵鑠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譓顯謨閣
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
與譓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遠道干譽
謫永州譓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
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之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罔上貶散官安置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秉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即劾其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獄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

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為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猺人欵附實亦不然必葢與之謀及是亶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徙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五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禮李常繼薦之擢提舉

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為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疎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為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為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為肇禮官也不當

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考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

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己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策數月不效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其

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願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鞫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濼有定界既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

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戸部侍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兩秩還為戸部内侍總領内藏予奪顓己視戸部如僚屬慶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内侍而從奕工部襲慶守張漴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靚諫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靚奕言靚憂民愛君所當奬激柰何用為罪乎靚獲免未

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彛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縣黄履薦為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為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

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進壤建策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贖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

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
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爲夏
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
國蕞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
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
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
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
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
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
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秉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爲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

況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０１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４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６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